



Undergraduate assignment feedback form

(to be completed by marker)

<i>Student Name:</i> Siyao Zeng （曾思瑤）	
<i>Module Code:</i> SICH4003 <i>Module title:</i>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fucian Analects and the Book of Mencius	<i>Student number:</i> 1804385
<i>For completion by marker:</i> <i>Comments:</i>	
<i>Marker's signature:</i>	<i>Date:</i>
<i>Provisional mark:</i> <i>NB. All marks are provisional until confirmed by the final examination board.</i>	

從「人而不仁疾之已甚，亂也」

淺論領導者的修養

一、前言

都說治病要治本，斬草要除根，領導者都希望自己的團隊能團結一心，自己的轄區能祥和安寧，對老百姓的來說，不法分子和社會上的惡勢力更是讓人深惡痛絕。可是為什麼至聖先師孔子說，不要對不仁的人趕盡殺絕呢？這句話在日常生活中有什麼道理，對領導者又蘊含了怎樣的啟示？本文嘗試通過闡述「不仁」者與「疾之已甚」者之間的關係，說明為何不能對不仁的人「疾之已甚」，並探討此教誨對領導者的啟示意義。

二、經句釋義

孔子曰：「好勇疾貧，亂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」¹從整個章句來看，邢昺言：「此章說小人之行也。言好勇之人患疾已貧者，必將為逆亂也。人若本性不仁，則當以禮遜接，不可深疾之。若疾惡太甚，亦使為亂也。」²由於本文重點在於後半句的論述，因此首先要理解幾個關鍵字。

一，「疾」字，《說文解字》言：「疾，病也。」³段玉裁言：「矢能傷人，矢之去甚速，故从矢會意。」⁴「疾」字的動詞用法可引申為「痛恨」、「厭惡」。二，「已甚」

¹ 〔三國〕何晏註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論語註疏》，（北京：中國致公出版社，2016 年），頁 119。

² 〔三國〕何晏註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論語註疏》，（北京：中國致公出版社，2016 年），頁 119。

³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（臺北：洪葉文化有限公司，2016 年），頁 351。

⁴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（臺北：洪葉文化有限公司，2016 年），頁 351。

一詞，諸家注解為「太甚」⁵，亦即過甚、過分的意思。因此，「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」的意思是，對待不仁之人，不要痛恨他們太嚴重了，否則就會導致他們立刻作亂。

這章經句講述了社會亂象的兩種構成因素：「不仁」的人和「疾之已甚」的人。從一般邏輯上來講，自古正邪不兩立，懲惡揚善一直是一種維護人類社會安定的價值觀和值得稱道的行為，可是為什麼對「不仁」的人「疾之已甚」反而會導致亂象的出現呢？本文接下來將分別從人格特征、表現方式和發語對象的角度來說明。

三、「不仁」之人和「疾之已甚」的人格

「不仁」的人比較容易理解，就是沒有仁心的人，一般表現為陰險狡詐，口蜜腹劍，麻木冷漠，不忠不孝等等。對於這些不善的態度，儒家自古以來是以「自反」為首要態度。孔子言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」⁶，孟子言「其待我以橫逆，則君子必自反也」⁷，李毓秀言「見人惡，即內省，有則改，無加警」⁸，別人實在做出了過分的事情，君子也是以一種「於禽獸又何難焉」⁹的心態對他們敬而遠之。反之，對不善之人窮追不捨、趕盡殺絕的行為，便叫做「疾之已甚」。那麼，「疾之已甚」的人是什麼樣？未必見得都是良善的人。例如，梁山泊中刻畫的英雄好漢，個個都是嫉惡如仇，劫富濟貧，懲惡揚善，仗義果敢。但是，它在現實當中的價值取向真的正確嗎？富人真的就都應該被搶劫嗎？同是平民百姓，他們有資格對惡人實施制裁嗎？為了逞一時之血性而奮不顧身去鏟奸除佞，真的值得認同嗎？答案是，事情總有兩面性。不論是個人行為，還是政策出台，都需要考慮其廣泛的社會效應和長遠影響。如同正當盈利的富人，看似財源滾滾，實則也

⁵〔清〕程樹德：《論語集釋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8年），頁689。

⁶〔三國〕何晏註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論語註疏》，（北京：中國致公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250。

⁷〔戰國〕孟軻，《孟子·離婁章句下》，（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136。

⁸〔清〕李毓秀：《弟子規》，收入《聖學根之根》第1冊，（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25。

⁹〔戰國〕孟軻，《孟子·離婁章句下》，（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136。

是納稅大戶，城市的建設、國家的財政收入少不了他們的貢獻；而真正的惡人，必然受到法律和因果的制裁；單憑一己之見就裁決另一個人的生死，儘管那人罪有應得，而前者未必就無罪。這些都是值得深入去探究的。

那麼，為什麼會有「不仁」之人和「疾之已甚」之人的存在？其實這兩種人都不是本性的流露，而是環境所造就。孟子言：「水信無分於東西。無分於上下乎？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。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今夫水，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顙；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是豈水之性哉？其勢則然也。人之可使為不善，其性亦猶是也。」¹⁰從孟子這段話中可以看出，善人是培養出來的，惡人也是培養出來的；人性雖然本善，但是在環境的引導和逼迫下，很有可能就會反其道而行。孟母三遷可謂是典型的塑造良好品性、奠定高尚人格的例子，而且俗語說：「君子激之可使為小人，小人愧之可使為君子。」因此，對於領導者來說，能多大程度上創造培養君子的環境，引導人們成為君子，就決定了團體、民眾的安寧程度；對自身來說，我們自己的言語行為對身邊的人是起到激化還是感愧的作用，也決定了我們身處的環境是樂土還是修羅土。

四、「疾之」和「疾之已甚」的差別

「疾之」和「疾之已甚」，雖然兩字之差，但在發心和結果上卻天差地別。對惡抱持「疾之」的態度是善良忠厚之人，而「已甚」則是有失偏頗的、過分的思想行為，因此可以說，「疾之」僅僅是一種表明自己道德界限的態度，而「已甚」則是越界了，觸犯到對方了。《國語活用辭典》：「矢有傷害義」，¹¹人都有自我保護意識和自尊心，尤其是不仁的人會更加敏感，當他感受到自己的界限被侵犯，自然就會做出激烈的反應。在這裡，「疾之」的意涵是，雖對對方的價值取向和行為舉動不認可，但同時也與對方

¹⁰ 〔戰國〕孟軻，《孟子·告子章句上》，（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2000 年），頁 181。

¹¹ 周何，邱德修：《國語活用辭典》，（台北：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17 年），頁 1383。

保持距離，不去過多干涉，這既表達了一種尊重的態度，又包含了與不好的人和事保持距離的自愛態度，所謂「見善如不及，見不善如探湯」¹²是也，見到不善的人和事，要像開水燙手一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如果行「已甚」之事，一方面是怕禍及自身，而另一方面是怕自己逐漸入惡，如張子韶的《絕句》云：「試問何如是探湯，喻其漸入久無傷。顧於不善乃如斯，深恐斯人志不剛。」¹³這就是緝毒反染毒的意思。

從「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」¹⁴的角度來看，當君子見到不善的時候，就會反身求之，而不是斷然指責追究別人。而「疾之已甚」表達的是一種完全的「求諸人」的行為，雖然有「我善彼惡」的大旗作為掩護，有「代表正義」的口號作為宣傳，但從本質上來講，這種行為之下隱藏的殘暴之念，又何異於焚書坑儒、株連九族的殘酷？孟子言：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」，¹⁵「君子聞其聲不忍食其肉」，¹⁶因此，君子的仁政，是不提倡把惡人趕盡殺絕，而是給他們留有改過自新的餘地，也給自己留有仁慈之心。

從孝道的角度來講，對不善者不「疾之已甚」，是一種孝心的體現。因為有時候雖然厭惡不善，但是時勢不利，知道自己力所不敵，因此，為了守住對自己來說更重要的東西，去盡自己更應該盡的義務，就不能去窮追猛打，將自己置身危險當中，讓親人擔憂，甚至白髮人送黑髮人。如果因為「一朝之忿，忘其身，以及其親」，¹⁷那就是孔子所形容的「非惑與」，這不是糊塗嗎？因此，不為「已甚」之事，便是走在孝道上了。

總言之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¹⁸之所以會「習相遠」，是因為環境培養，而非本性

¹²〔清〕程樹德：《論語集釋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8年），頁1495。

¹³〔清〕程樹德：《論語集釋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8年），頁1495。

¹⁴〔三國〕何晏註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論語註疏》，（北京：中國致公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251。

¹⁵〔戰國〕孟軻，《孟子·公孫醜章句上》，（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52。

¹⁶〔戰國〕孟軻，《孟子·梁惠王章句上》，（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11。

¹⁷〔三國〕何晏註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論語註疏》，（北京：中國致公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195。

¹⁸〔宋〕王應麟：《三字經》，收入《聖學根之根》第1冊，（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33。

使然。因此，君子對不善者的仁慈和寬恕，不是對邪惡本身的寬容，而是對邪惡之人內心尚存的人類天性的寬容，以期能激發本善的天性，令惡人慚愧改過。

五、領導者的自我修養

高水平的領導者能夠「消患於未形」，而不僅是「救患於已形」，¹⁹聯繫整句話來看，「子曰：『好勇疾貧，亂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』」，²⁰清朝牛運震言「此著致亂之由，以教為人上者以弭亂之道也」，²¹意思是提醒領導者要避免讓亂象構成的因素結合，才能從根本上減少禍患。孔子所說的這兩種人，雖然看似善惡兩極，截然相反，但是造成社會亂象的結果確是一樣的，這其中便是「過猶不及」²²的道理。世上難免有不仁的人和嫉惡如仇的人，作為領導者，最重要的是要平衡和制約各方力量，以達到和平安定的局面，讓社會機器正常運轉，人民安居樂業。可能有人會問，罪犯不能繩之於網、正義不能得到伸張，人民如何安居樂業？這裡，有一則案例值得品味。

漢朝的開國功臣兼丞相曹參，在離職之際，囑咐後面接手的丞相說：「齊國的獄市是某些人的寄託之處，我們要慎重對待那個地方，不要輕易去干涉他們。」後任的丞相不解：「您難道沒有比這更重要的治理上的事要囑咐嗎？」曹參說：「不是的。獄市這個地方是什麼樣的人都可以容得下的地方，如果您過於干涉或嚴加打擊，壞人又該去哪里容身呢？我因此要先跟你囑咐這件事。」²³

曹丞相並不是不知道那「獄市」中住的是什麼人，也不是因為力不能除，而是因為

¹⁹ 王明飛點譯，《古申論——全本〈東萊博議〉今譯》，（甘肅：甘肅民族出版社，2006 年），頁 12。

²⁰ 〔三國〕何晏註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論語註疏》，（北京：中國致公出版社，2016 年），頁 119。

²¹ 〔清〕程樹德：《論語集釋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8 年），頁 1495。

²² 〔三國〕何晏註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論語註疏》，（北京：中國致公出版社，2016 年），頁 175。

²³ 〔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·曹相國世家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 年），頁 2029。

他知道，從戰亂年代走過來的人，活著尚且不易，很多不光彩的營生背後總有著逼不得已的原因，而同時他也深諳「疾之已甚」則亂的道理，如果把這個「據點」拔除，惡人就會心懷憤懣而流竄到四面八方，很可能會造成更大的不良影響和社會動蕩。因此，既然「獄市」中的人能夠安於獄市而不出來為亂，那麼就給他們一片相對自由的空間，敬而遠之，互不侵犯。

事實上，「義」這個字對於領導者來說，不單單意味著道德正確，更意味著在情境當中要做出最恰當的抉擇。地位越高，責任越大，領導者的抉擇不僅影響到他本身，更影響到他領導之下的所有人，有的時候，正確的行為不一定是合適的行為，之所以不去對惡趕盡殺絕，是因為「義」中存「仁」，仁心與正義是互為表裡的，為了對大局慈悲，在必定有所損傷的情況下，就要選擇對大局傷害最小的解決方案。

當然，社會亂象和治安紊亂的構成因素往往錯綜複雜，但究其根源，總在人心。牛運震說，「天下之亂未有無所激而成者。兩亂字生於兩疾字，疾則不平之念起，天下事往往以不平致禍者。」²⁴可見，社會的不平靜，是因為人心的不平；人心祥和，社會才能祥和。在這一點上，與丞相曹參同一時期的漢文帝的做法，實在是令人佩服。

當時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，然而漢文帝卻給尉佗的兄弟以貴幸，以德報怨，尉佗感愧，於是去掉帝號，仍舊稱臣；另一方面，由於太子的不善，吳王生氣裝生病，不來朝覲，漢文帝就直接「賜几杖」，特許他不用來朝；他的一位臣子張武收受賄賂，被告發了，漢文帝就從御府中拿金錢賞賜給他，以慚愧其心，而沒有懲治他。²⁵《史記》中對文帝時期的記載為：「專務以德化民，是以海內殷富，興於禮義。」²⁶可見，社會的治安，不止需要法律到位，還需要領導者的仁心到位。漢文帝用他的仁心，平息了諸多矛盾，

²⁴ 〔清〕程樹德：《論語集釋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8年），頁1495。

²⁵ 〔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·孝文本紀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年），頁433。

²⁶ 〔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·孝文本紀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年），頁433。

給了百姓休養生息的時間，使得後面儘管有七國之亂，也因為根基深厚而未能動搖。孔子言：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。小人反是。」²⁷領導者需要激發出他下屬的人性中的真善美，而不是激發人的恨怨欲，因此，「疾之」是可以通過德行感化而成人之美的，而「已甚」則容易成人之惡。

然而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漢文帝一樣擁有如此仁厚的德行和平和的心境，也不是任何時代都適用那種方法。《子產論政寬猛》中有言：「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，其次莫如猛」，²⁸話雖如此，但是一味以武力解決問題，那麼覆滅的速度也會和秦朝差不多。因此，孔子的不「疾之已甚」的教誨，在世風日下，人心混亂的時代，對於為政者來說，還代表了審時度勢和中庸之道，也就是寬猛兼濟和量力而行。如果時勢順遂，力能制之，就不怕惡勢力生亂反撲，但是如果時勢不利，比如明知道是惡，卻無法徹底控制，那麼就要權衡利弊，只可智取，不可硬奪，硬來只會引火燒身，甚至殃及無辜。因此，在平衡勢力這件事上，領導者需要用冷靜之心，行中庸之道，來確保大局的安定。

六、結語

作為領導者來說，要做到寬猛相濟，不偏憎偏愛，不因情緒而做「已甚」的事情，是很不容易的事，因此，越在高位，越要培養自己仁愛謙恭，豁達正義的心性。「殺無道以就有道」²⁹式的賞罰並非長久之計，而是有必要引領一種正確的思想價值觀，用道德去教育和感化大眾。孔子曰：「子欲善，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風，必偃。」³⁰領導者當以此為則。

²⁷ 〔三國〕何晏註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論語註疏》，（北京：中國致公出版社，2016 年），頁 192。

²⁸ 〔清〕吳楚材，吳調侯選注：《古文觀止》，（北京：新華出版社，2013 年），頁 84。

²⁹ 〔三國〕何晏註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論語註疏》，（北京：中國致公出版社，2016 年），頁 193。

³⁰ 〔三國〕何晏註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論語註疏》，（北京：中國致公出版社，2016 年），頁 193。

主要參考文獻

（一）古籍專書

- 1.〔戰國〕孟軻，《孟子》，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2000 年。
- 2.〔三國〕何晏註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論語註疏》，北京：中國致公出版社，2016 年。
- 3.〔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 年。
- 4.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臺北，洪葉文化有限公司，2016 年。
- 5.〔宋〕王應麟：《三字經》，收入《聖學根之根》第 1 冊，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6 年。
- 6.〔清〕吳楚材，吳調侯選注：《古文觀止》，北京：新華出版社，2013 年。
- 7.〔清〕程樹德：《論語集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8 年。
- 8.〔清〕李毓秀：《弟子規》，收入《聖學根之根》第 1 冊，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6 年。

（二）現代書籍

- 1.王明飛點譯，《古申論——全本〈東萊博議〉今譯》，甘肅：甘肅民族出版社，2006 年。
- 2.周何，邱德修：《國語活用辭典》，台北：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17 年。